

虞道園

金元明八大家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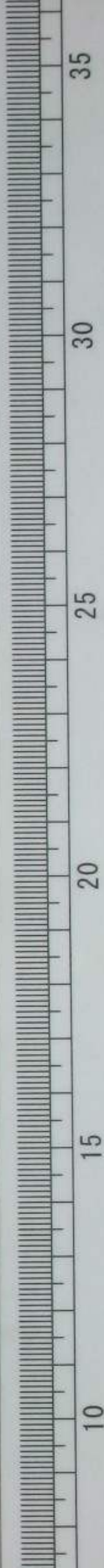
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8

3





文庫11  
D 238  
3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7532

虞道園先生文選卷五 應制稿

策問制誥記碑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  
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壩  
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  
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  
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  
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





澤○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  
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  
湛○潰○嚙○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  
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  
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  
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此古今大利害自先生發此策問後遂多方講求累世不盡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  
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天邱陵川澤之  
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  
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魚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為  
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  
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  
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



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問極淵微非淺學所能到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繼丕圖國有社稷之臣賈維世胄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鷲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sub>武宗</sub>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啟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慙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爲天下之安危皆眞食於王封今何慙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胙以土田禮冠絕



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勲勞見太平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無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燕帖木兒當文宗卽位之初實有大功於國此制以韓信子儀比之洵非虛語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閑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廼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啟戶牖以順清煥樹皮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



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處知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置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淳意高文應制極則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官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微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奏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



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濶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由天縱神武不殺智繼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貴巨

重不得預况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人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



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  
 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  
 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  
 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  
 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  
 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  
 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  
 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  
 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

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  
 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天下凡  
 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督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  
 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前言祖宗立法之意後則詳叙官制更不另找一語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間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

有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庖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灝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廢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



元文選 卷五  
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墮乎空寂則絕物文非其至也  
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渟而為淵注而為海何  
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  
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  
至文生焉非至和平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文  
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  
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為記  
不寫景而專說理由圖說推到人事層出不窮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而執  
于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  
回之節以兼瓜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  
可以內為夫子之所信倚外為疆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  
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  
其祖父之績乃勅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  
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



四〇字〇一〇篇〇行〇子

史言國去中

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  
國三萬里  
 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乞  
 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思老  
 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  
 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  
 乞思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  
 薦牧之事奉馬湏以供玉食馬湏尙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刺故別  
 號其人哈刺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元  
 討阿里卜奇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

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  
 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入寇  
 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  
 其將朶兒赤延於納蘭不刺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斛搆亂  
 應昌脫脫木以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脫脫  
 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斛六月逐大兵於禿刺河八月又敗之  
 斡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驍騎  
 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臺以獻又敗寬  
 赤奇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



金壺盤盂各一白金甕一椀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國家侍  
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  
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  
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  
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  
改同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合哈刺  
赤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  
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近郊田二千畝水磴一區二十  
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

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  
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  
干勝刺哈王獲諜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  
日勝刺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  
往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  
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于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  
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爲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  
夜之力渡禿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沿河  
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鉄哥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



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  
 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劄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  
 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  
 則被堅執銳以率虎熊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爨杓以進  
 渾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  
 頤餘黨於哈刺誅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叛王  
 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  
 哈刺温山夜渡貴剌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都犯

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  
 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殿之七月世  
 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  
 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  
 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  
 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  
 之士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戶千爲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  
 百賜之官一子以督賦而劄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從至於和林  
 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大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  
 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鶻細毳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漢  
 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  
 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水行數日盡收其衆留兵鎮之  
 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  
 敗之擒其將孛羅察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  
 白金五百兩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  
 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  
 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

朝上解御衣以賜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  
 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以上叙土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  
 是年有詔劄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甸容郡王王帥  
 師踰金山攻八鄰之地八鄰之南有大河曰答魯忽其將帖良臺  
 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  
 馬不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為爭  
 起就馬主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  
 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孛伯拔都之軍相遇孛伯  
 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鄰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孛伯陣焉山



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孛伯馬下坂多顛躓急擊  
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  
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  
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遁者無  
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  
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武宗在潛  
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為先付託甚重四年秋  
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  
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

南止於鉄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  
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持於兀兒  
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  
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  
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刺海也可札魯火  
赤禿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  
至於諸軍咸以為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  
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椀二獨峰駝四而武皇命王尚雅忽禿  
禁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



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  
 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  
 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  
 金五百兩鈔一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  
 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  
 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  
 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  
 兵以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  
 也吾與誰家爭哉自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

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  
 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具休息  
 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  
 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行來十月拜榮祿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  
 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  
 親世祖之嫡孫以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撫鎮朔方者且十  
 餘年矣海都納木忽兒明里帖木兒自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  
 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



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  
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眾備驂乘之士武皇納  
其說即日南邁以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行至和林又賜鈔  
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卽位賜王黃金五百兩白  
金五千兩鈔二千五萬貫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  
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復有尙服衣段虎  
豹之賜中宮加資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  
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有容郡王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  
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翼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  
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  
臣實不敢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輪賜之俾  
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  
邊仁宗皇帝卽位入朝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  
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  
不花等諸王復叛亦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戰  
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戰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  
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尙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



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鉄門關秋又  
敗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  
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  
牙金飾轎卽以賜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  
之禮王泣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  
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沈機  
大畧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慄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  
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  
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向赴患難而

不辭此其成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  
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句容郡王  
謚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  
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  
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刺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曰囊加  
真瓮吉刺真也曰阿八倫瓮吉刺真也曰塔倫也也只里王女弟  
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三曰劄兀兒劄兀兒之妻察吉公  
王楚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塔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



里女弟曰哈刺真塔塔兒真也子七人三日燕帖木兒太平王答  
 刺罕右丞相臣拜手稽首而作銘曰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  
 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邇伐遠攻羣方畏憊既定太業  
 以遺孫子分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強宗子本根孰披則離孰  
 固以存赫赫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在不庭顧茲臣庶嚮屬  
 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挺為暴強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  
 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  
 克長克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師累百盈萬牧  
 則善芻飲湏孔腴衽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咽壯士心折卷甲

齊驅干憤一快孰為叛夫于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勿敢寧  
 止不虞掩至潰不暇奔况及闕死父子百戰從于宗藩或拔或援  
 我圍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于外心服于內來言來歸矢  
 辭大同酒濯拜稽以朝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肅邊人同我  
 太平桓桓武皇實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  
 豐帝肯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  
 句容之墟接於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亦殊特勒  
 勳北郊昭示萬國

起結議論嚴整中間分兩大段上段叙土土哈戰功下段叙創



元兒戰功至明里等罷兵入朝且決策勸武宗南歸卽位則其  
功更非等閒披堅陷銳之可比矣前後皆以賞賜夾叙頗傷繁  
瑣然班史亦問如此故稍卽而仍錄之

太崇禱寺碑

昔在我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命承太祖之丕基混一海宇建立  
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  
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寺亦必宏偉殊勝足以聳神明  
之瞻歷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以其慈  
威定慧默相潛佑者必有其微矣是以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山之  
縈迴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爲我祖宗德澤之涵  
煦以致於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

元文選

卷五

道園

十七



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國○家○之○神○化○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  
凡○有○禱○焉○隨○願○輒○應○於○是○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巖○中○虛○下○出○  
流○泉○注○入○功○德○水○乃○卽○巖○中○作○觀○音○大○士○像○巖○前○構○木○棧○虛○容○瞻○  
禮○者○既○而○又○以○爲○未○足○于○翫○珠○峰○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制○大○刹○  
官○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峰○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  
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  
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嘆○矣○鐘○山○之○舊○寺○聚○銅○數○  
萬○斤○鑄○大○鐘○金○既○在○鎔○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鐘○成○珠○不○壞○完○好○堅○  
固○宛○在○樂○銑○萬○目○驚○覩○以○爲○寶○公○之○報○歟○焉○天○曆○元○年○九○月○日○臣

某入見內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慧感慈應普濟  
寺曰大崇禱寺汝某其勒文以記之臣某既具述其事而竊思之  
曰帝王之興也人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  
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于吾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  
正大統宜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爲民  
禱崇資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禱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  
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  
顯著於禎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大江之南鐘  
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定於皇聖明遵養時晦靈示奉天竦立



元文選 卷五  
以待春服秋高來遊來邀旂有交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穠元元之生聖聖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實來不鄙我邦庶無苦災維梁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奕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忤吉金之良燥濕不移萬石在虞實乃發祥以肅羣眎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茲崇禋崇禋之宇永殿南服天子萬年錫我民福筆力舒暢雍容有高山深林龍虎變化氣象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歷以金陵爲集慶路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訖于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吏部尙書王僧家奴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工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于內行御史中丞亦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吏敏于事民若不知材旣具期以明年正月



甲子之吉，廼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警發辨証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鐘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闕以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床蓋座，嚴飾之具，華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蕪田以飯其衆，上在奎章閣親詔臣某製文勒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墟，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處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

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閔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于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潛淵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于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煥，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于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于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懋建不績。憲章修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仁廟受策。治極而圯或毀。癸則乃睠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以逝。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土。此維與宅。吉土維何。建業舊邑。龍依崇邱。虎立磐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聖皇。天命攸迪。川寧于波。田宜于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神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歷。廟而祖。享郊而神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疇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惠慈。拯汝迷溺。我卽我宮。作祠奕奕。照

汝淨月沐汝甘澤。汝見大雉。如我來卽馬寶象寶具。金珠璧凡爲汝故。我施毋惜。無菑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任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中閤推崇處高唱入雲。能明第一義諦。是之謂大手筆贊語。亦寫得有情。



虞道園先生文選卷六 歸田稿

序記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

元文選 卷六 道園



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乎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卽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而與所謂卦畫者畧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尤于此者志于學者誠不可舍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嘆項公爲知言漢此段似說易者惟波助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

也及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于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物之雜豈待于考索推



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于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于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于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于是項公之學，上不過于高虛，下不陷于功利。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極乎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

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說，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于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于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嘗以禮學貢于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次持節淮壩，取是書于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不鄙謂集俾敘其說，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



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講易而第玩其辭最為確實彼推原陰陽奇偶圖書方圓者皆駢枝也項氏學出于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盡同最得古人不畔不阿之意近安溪李文貞公著周易觀象亦同此旨○前兩段已將本題敘完中間極論異同而以程朱為的結處遠想治道而以天地為歸尤為超曠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領、越、前、中、后、編、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游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从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于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為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



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子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為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子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為業每懼乎于道未有聞也至于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sup>幸○皇○聖○朝○開○闢○</sup>以<sup>○慨○嘆○</sup>耐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叅著於其間聲望畧等何其盛哉故子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嘆息劉氏于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于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

字則前日所愧于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于殿廡得劉性粹衷及劉聞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附見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于臨江粹忠刻弟子記于旌德皆摹寄以饜予之嗜焉因以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拳于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下又生一意以小愧乎哉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



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以為  
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畧  
遼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于今時為之恐  
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事也天歷至順之間  
屢詔史館趣為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  
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  
編○貫○用○而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逮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  
○○○○○公頗以為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  
○○○○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

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忘其書走至東南多  
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晚宋禮部尚書王  
公伯厚最强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秘  
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  
章布衣孫吾每得書覽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  
與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  
六經緯時為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而范已七十餘矣  
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于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  
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



元文選 卷六  
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朝廷必欲成一代之  
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  
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無苟然也觀夫  
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跡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  
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以肆其  
學問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作述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  
望濟濟之多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從劉氏家學上連類引伸如山川出雲忽續忽斷而末仍歸到  
勉叔熙作結洋洋灑灑之文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治之朝涵淳茹和作為文章  
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  
有如此者也蘓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  
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修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  
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蘓氏之于歐  
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  
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  
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



於歐公則闇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  
 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  
 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于經  
 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  
 未易嬰也○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  
 以一藝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益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  
 當○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  
 得焉○則蘓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措足之地○超  
 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經學文

藝判為專門○士風頽弊于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于

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于蘓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國

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

人○其為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當是時南方新

附江鄉之間○章布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

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

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做做亦

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

弊○于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于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狗流俗

元文選 道園



者不可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于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  
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  
策于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過於集  
雲峰下又嘗及之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  
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  
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爲集執書而嘆曰予知之  
舊矣而未獲盡與之遊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  
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及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  
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

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於  
歐陽子焉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乎以文應時  
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  
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  
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  
之所及知其背於途轍之正者卽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  
者則言之而無隱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于達本而溯  
源者乎集故極道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夫先生之有以知之  
而輒及乎予之所欲求知于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



元文選 卷六 九  
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于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此篇極論文章利病于歐陽公之後南宋則頗推朱子元初則惟數一姚文公知廬陵一瓣香非先生不足以承之矣○論歐陽公文高于蘓曾處在閤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真是解人讀者能于此等處玩味不惟知歐公并可以知先生矣明代歸震川文亦當本此意讀

陳文肅公秋崗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于天下而垂名于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政○文○並○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于花竹之間欣嘆怨適○世○及○人○之○政○留連光景非不流傳一時然于政治無所關繫于名教無所裨補○政○治○無○所○關○繫○于○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良善紓困阨防微杜漸于不言之先救弊塞遺于○姦○慝○消○禍○暴○撫○良○善○紓○困○阨○防○微○杜○漸○于○不○言○之○先○救○弊○塞○遺○于○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其○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成績竟墮于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使○有○志○有○爲○之○成○績○竟○墮○于○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者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  
 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  
 崗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畫諾翰屏閱歷之久已  
 專城千里于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  
 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  
 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于田里閭閻者疾痛呻  
 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恩德未  
 浹于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  
 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

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天子此時寧輟公于論思之親密而  
 使往來于江海之上其旨深矣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  
 之義焉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  
 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逸興所發無復畱  
 藁是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  
 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  
 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于  
 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  
 時名公鉅卿家倡酌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



元文選 卷二  
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以集之不肖既伸執筆書公遺事于神道此篇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然自厯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于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以期于廉使者其亦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氣充詞暢怡然渙然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然而無窮而非局于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于日晷之存而忽忽失于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于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于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于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



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脉○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于○已○  
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申○于○何○經○起○于○何○所○攻○刺○  
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  
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夫○其○道○者○必○  
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  
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差○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得○者○以○  
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也○予○誦○風○詩○而○有○  
合○于○子○與○巖○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粹然高深之論上下截合而成文尤佳

###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畱于胸次獨與幽人雅士詠詩讀書尙  
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飫予之欲何  
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  
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  
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于此而此千言  
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  
宜其所聞過于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  
之首爲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峰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



亦或以廣衍平太為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泠為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于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書自以為有得于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于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躋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于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為題其篇端云

蕭散之致可掬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熨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鴈已者而甘心焉誠以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于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為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剝削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為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至治平云爾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于子產趙括一戰而亡軍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為書古先聖神之言而



僅存于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  
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于經後世說之者  
衆若成無己之不謬于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河  
間劉守真乎其言亦古奧非儒家深于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  
也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于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疎魚肉菜  
果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申襲故其人  
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于疑似之間依  
稀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  
爲也中原至于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腠理嚴密大

實大滿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診脈察證真知  
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  
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以教  
當時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  
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入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  
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夸不足  
以深知劉君之旨一切從事于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  
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  
之具于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諸治



以○兵○作○道○透○徹○拾○瑞○  
 平○之○世○草○竊○生○乎○其○間○為○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  
 之○眾○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  
 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于○是○元○氣○  
 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賊○雖○去○而○本○  
 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  
 大○黃○朴○硝○數○斤○煮○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  
 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  
 今○日○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殘○  
 恐○可○勝○誅○哉○予○閑○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

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故○亦○好○醫○  
 焉○嘗○問○其○所○為○學○則○曰○臨○川○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修○貞○  
 之○事○嘗○去○鄉○里○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畱○之○  
 其○徒○苦○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  
 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其○用○心○勤○矣○鄧○君○字○謙○伯○  
 號○無○為○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  
 以○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  
 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為○余○道○  
 之○嗟○夫○昔○之○為○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



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駭而以病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卽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尙有攷于斯文

醫不可以無書然東西南北地氣既殊離亂承平時風亦異使不審症用藥而第泥古方書則如趙括之用兵而攻伐之劑較温平之害尤甚中間以承平草竊作証痛快淋漓足以警聳振聵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于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于社之義而致其意則



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  
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宜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  
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于六經之中沛然而有  
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  
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  
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于天性者純明得于經  
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眾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于郡守  
奉入無踰于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于臨川郡城之後湖與  
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為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

行其法意于可為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  
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于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  
居焉而正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  
公之至元翊八世矣于廟則已遠于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  
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  
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為記故為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  
刻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崇仁虞集記并書篆

仕無田祿而文定公能置義田族無宗法而文定公能有祠堂  
之奉皆所謂推其法意之所得為而為之者也文筆醇乎其醇



非先生不能見到中間推論其學術生平處尤精讀此足知行  
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之言之爲大謬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  
時守以下官多闕侯乃以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  
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所得不爲蓄歲豐時  
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  
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嘆焉  
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學饒約  
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溥化興國路經歷  
前臨川縣尉張寧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于某



年某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於石  
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于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  
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  
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  
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  
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  
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未有如公者也况乎  
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  
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

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于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慙然于  
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真爲觀美也哉世之  
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頽風靡  
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  
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恥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  
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  
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于人心風俗豈小補哉  
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尙有考焉乃作迎享送  
神辭以遺之其詞曰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澹



澹荒陂晨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寃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民生何千萬年

公之學未必粹其事業亦不醇而其志則卓然千載之上此文欲人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恰如分量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于陝者平章廉公某叅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巖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于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畧也時東平徐公玟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學廟無敢闕失會歲薦饑勿違繕葺仍



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為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為請且其說曰諸賢從事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待立于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為宜臺端唯而從之于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為之先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為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

又給費修石經廊廡五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御史變理溥化司廩以為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為大使學生姜碩以其事來徵予為文以為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于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為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于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嘆乎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



元文選 卷六  
之無窮致嚴於闔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  
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  
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  
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嘆而况千載之下漢唐之遺  
迹無復存者又何有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  
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于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于制  
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  
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  
極夫事親事天之誠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

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  
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苗恤患厚  
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學者且湏識禮可  
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未  
有盛于此時者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之詠歌周南  
者不亦歸求而有餘師乎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  
師友講明于斯矣去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世而至元大  
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于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  
爵以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



元文選 卷二  
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  
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  
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為教矣學于  
斯者思周公之為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  
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見之乎詩曰南山  
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  
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前半記廟之成後半闡學之蘊溯原周公歸重張子皆切定奉  
元路上發揮理足氣充洋洋乎聲滿天地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暮年政成官府輯睦平身不撓  
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為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  
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  
及有所為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  
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于此時畫諾簡  
書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椽桷之朽腐  
瓦甃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  
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



齋舍易以榱桷豫章之美完以朽填塗壁之堅鑿石作闕增禮殿  
之防和漆于丹後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  
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備  
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于集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  
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  
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  
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  
大壞後事方始而尙新更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于速壞是  
小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矣嗚呼治教之休

明豈專在于屋室之觀也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  
旣完矣美矣游息于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  
奔走豆邊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  
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  
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樑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  
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  
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  
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人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爲  
高虛而不知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密察則



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于斯言哉。因書以為記。  
末段以修學喻為學一洗陳言而詞氣亦沛不可禦。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自京師通都大府至于海表窮鄉下邑  
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  
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  
凡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  
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  
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  
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  
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于廩稍而繕完不能



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斫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爲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祖基亦旣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斫曰：今考亭書院皆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遠，可以卜居。朱子不

忘先君之言，蓋至于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于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願懷于茲乎？子孫後進來學于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疏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聲音，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型，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蒸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况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勗，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于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于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于考亭見之。至正元年雍虞集記。



朱子學術不須更贅只就舊宅上流連申寫是此題應有之義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于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卑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為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觀之厥有成績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于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于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



元文選 卷六  
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  
焉則致意于醫者之學又慮乎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  
于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  
出必至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  
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達于三聖人則不足以盡神  
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  
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  
相親事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為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  
東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國朝愛

民之實是以于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  
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  
像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于  
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于中州謹身于父  
母之所全生順時于天地之所亨弄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  
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俾吾民熙熙然罔上之恩德不異于伏羲  
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  
任之其費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  
蜀人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從農桑學校說起發揮國家為三皇立廟本意最深透結亦飄  
飄意遠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  
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  
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法焉因其生聚而為之井里保息又懼其  
無以待凌暴也則為之城郭甲兵焉為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為之  
衣裳以宜其煥寒為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診害于  
外七情之感傷于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熨之事  
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  
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



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為德以聖神之能為能凡所以為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涵兵息刑措而凡國生聚之衆其疴癢疾痛不得不以為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立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為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畧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為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徂于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

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如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于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嘆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修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



傳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于是邑士嘗為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為業售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于是年之三月為廟幾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殿楹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墻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吏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雘梁棟有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甃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于斯也請執簡而

書之某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

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聖祖以為制作思

有以盡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

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修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修其

忠信使無險薄放肆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

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

古之世無奇衰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

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

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千十室其若



之何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  
 敏安得不為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直從源頭說下末段陳義尤高



